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八

宋 建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 正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石氏附

晉懷帝永嘉五年　初石勒之爲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幷其從子虎送於勒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爲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以爲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

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成帝咸和五年春二月後趙王勒立世子弘爲太子
以其子宏爲大單于中山王虎怒私謂齊王邃曰主
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仰成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
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克十有
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以
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
之後不足復留種也　後趙皇太子弘好屬文親敬
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
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

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心然之而不能從

七年夏四月趙右僕射程遐言於趙王勒曰中山王勇悍權略羣臣莫及觀其志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加以殘賊安忍久爲將帥威振外內其諸子年長皆典兵權陛下在自當無它恐非少主之臣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安大雅沖幼宜得彊輔中山王骨肉至親有佐命之功方當委以伊霍之任

何至如卿所言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權耳吾亦當參卿顧命勿過憂也遐泣曰臣所慮者公家陛下乃以私計拒之忠言何自而入乎中山王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雖有微功陛下酬其父子恩榮亦足矣而其志願無極豈將來有益者乎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危國亦將爲家禍也它日光承閒言於勒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吳蜀未平吾恐後世不以吾爲受命之王也光曰魏承漢運劉備雖興於蜀漢豈得爲不亡

乎孫權在吳猶今之李氏也陛下苞括二都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當復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藉陛下威略所向輒克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且其資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勢傾王室而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之後不可復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且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斬大事乃呈之於是嚴震之權過於主相中山王虎之門可設雀羅矣虎愈怏怏不悅

八年夏六月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損外無知者又矯詔召秦王宏彭城王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將自來邪有召者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復問之虎曰受詔即遣今已半道矣廣阿有蝗虎密使其子冀州刺史邃帥騎三千遊於蝗所秋七月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戊辰勒卒中山王虎劫太子弘使臨軒收右光祿大夫

程遐中書令徐光下廷尉召遼使將兵入宿衞文武皆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讓位於虎虎曰君終太子立禮之常也弘涕泣固讓虎怒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卽位大赦殺程遐徐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莫知其處己卯備儀衞虛葬於高平陵諡曰明帝廟號高祖趙將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各遣使來降聰本晉人冒姓石氏朝廷遣督護喬球將兵救之未至聰等爲虎所誅　秋八月趙主弘以中山王虎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國總攝百揆虎赦其境內立妻鄭氏爲魏

王后子遂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閒王韶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封齊王鑒封代王苞封樂平王徙平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府寮親黨悉署臺省要職以鎮軍將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更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太后劉氏以下皆徙居之選勒宮人及車馬服玩之美者皆入丞相府趙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帝祚之亡殆不復久王將若之何堪曰先帝

舊臣皆被疎斥軍旅不復由人宫省之內無可爲者
臣請奔兖州挾南陽王恢爲盟主據廩丘宣太后詔
於牧守征鎮使各舉兵以誅暴逆庶幾猶有濟也劉
氏曰事急矣當速爲之九月堪微服輕騎襲兖州不
克南奔譙城丞相虎遣其將郭太追之獲堪於城父
送襄國炙而殺之徵南陽王恢還襄國劉氏謀泄虎
廢而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堪本田氏子數有
功趙主勒養以爲子劉氏有膽略勒每與之參決軍
事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而不妒忌更過之趙河
東王生鎭關中石朗鎭洛陽冬十月生朗皆舉兵以

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遣使來降氐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虎留太子邃守襄國將步騎七萬攻朗於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向長安以梁王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帥鮮卑涉璝衆二萬爲前鋒以拒之生將大軍繼發軍於蒲坂權與挺戰於潼關大破之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還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潛與虎通謀反擊生生不知挺已死懼單騎奔長安權收餘衆退屯渭汭生遂棄長安匿於雞頭山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進兵擊英斬之生麾下斬生以降權奔隴右虎

還襄國大赦趙王弘命虎建魏臺一如魏武王輔漢故事十二月郭權據上邽遣使來降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

九年春三月趙丞相虎遣其將郭敖及章武王斌帥步騎四萬西擊郭權軍於華陰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虎徙秦州三萬餘戶於青并二州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羌與北羌王薄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章武王斌樂安王韜合擊破之句大奔馬蘭山郭敖乘勝逐北爲羌所敗死者什七八斌等收軍還三城虎遣使誅郭敖秦王宏有怨言虎幽之　冬十月趙主

弘自齎璽綬詣魏宮請禪位於丞相虎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邪弘流涕還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眞無復遺矣於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虎遣郭殷持節入宮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統夫復何言羣臣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詣魏臺勸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號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王幽弘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於崇訓宮尋皆殺之西羌大都督姚弋仲

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邪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虎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郡申鍾爲侍中郎闓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虎行如信都復還襄國

咸康元年秋九月趙王虎遷都於鄴大赦　奉天竺僧佛圖澄

二年冬十一月趙王虎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

於鄴十二月皆成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步廣七十五步甃以文石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璫銀楹珠簾玉壁窮極工巧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爲金蓮華以冠帳頂又作九殿於顯陽殿後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置女太史及雜伎工巧皆與外同以女騎千人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鞾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於是趙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

駝飛廉於鄴載以四輪纏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一鍾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絚用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造萬斛之舟以濟之既至鄴虎大悅爲之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賜民爵一級又用尚方令解飛之言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帥民入山澤采橡捕魚以佐食復爲權豪所奪民無所得

三年春正月庚辰趙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趙王虎惡之腰斬成公段辛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即位

於南郊大赦立其后鄭氏爲天王皇后太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諸子爲王者皆降爲郡公宗室爲王者降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趙太子邃素驍勇趙王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旣而邃驕淫殘忍好糚飾美姬斬其首洗血置盤上與賓客傳觀之又烹其肉共食之河間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於虎邃疾之如讎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每有所關白虎恚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時或不聞又恚曰何以不白誚責笞捶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

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
伏不敢對秋七月邃稱疾不視事潛帥宮臣文武五
百餘騎飲於李顏别舍因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
河間公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顏叩頭固諫
邃亦昏醉而歸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誚讓邃邃
怒殺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
邃疾思澄言而還既而瞋目大言曰我爲天下主父
子不相信乎乃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邃呼前與
語因抽劍擊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其狀殺
顏等三十餘人幽邃於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

堂邃朝而不謝俄頃卽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朝中宮豈可遽去邃徑出不顧虎大怒廢邃爲庶人其夜殺邃及其妃張氏幷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后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

五年秋七月趙王虎以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

六年冬十月趙王虎以秦公韜爲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專決賞刑不復啓白司徒申鍾諫曰賞刑者人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所以防微杜漸

消逆亂於未然也太子職在視膳不當預政庶人遂
以預政致敗覆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愛
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虎不聽中謁者令申扁以
慧悟辯給有寵於虎宣亦昵之使典機密虎既不省
事而宣韜皆好酣飲畋獵由是除拜生殺皆決於扁
自九卿以下率皆望塵而拜太子詹事孫珍病目求
方於侍中崔約約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
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
中最胡狀目深聞之怒誅約父子於是公卿以下畏
珍側目

八年冬十二月趙王虎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又營洛陽長安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敕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備幷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爲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愁困貝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黨與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侍中京兆韋謏諫曰陛下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猝有狂夫之變

雖智勇將安所施又興役無時廢民耘穫吁嗟盈路殆非仁聖之所忍爲也虎賜謏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秦公韜有寵於虎太子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欲求媚於宣說之曰今諸侯吏兵過限宜漸裁省以壯本根宣使離爲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嫌釁益深矣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

其赦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

康帝建元二年　初趙領軍王朗言於趙王虎曰盛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伐宮材引於漳水役者數萬吁嗟滿道陛下宜因出游罷之虎從之太子宣怒會熒惑守房宣使太史令趙攬言於虎曰房爲天王今熒惑守之其殃不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於王領軍虎意惜朗使攬更言其次

攬無以對因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詔追罪波前議楛矢事腰斬之及其四子投尸漳水旣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　趙王虎作橋於靈昌津用功五百餘萬不成斬匠而罷

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趙王虎以樂平公苞代義陽公鑒鎭長安發雍洛秦幷州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宮虎好獵晚歲體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爲獵場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發諸州

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七十餘國皆九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爲三等以配之太子諸公私令采發者又將萬人郡縣務求美色多强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至鄴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爲能封侯者十二人荆楚揚徐之民流叛略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虎大怒使龍騰拉殺之

二年夏五月趙中黃門嚴生惡尚書朱軌會久雨生譖軌不修道路又謗訕朝政趙王虎囚之蒲洪諫曰

陛下既有襄國鄴宮又修長安洛陽宮殿將以何用作獵車千乘環數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十餘萬口以實後宮聖帝明王之所爲固若是乎今又以道路不修欲殺尚書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況人乎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其如後代何願止作徒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衆望虎雖不悅亦不之罪爲之罷長安洛陽作役而竟誅朱軌又立私論朝政之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覲以目相顧不敢復相過從談語

三年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爲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於鄴北廣袤數十里申鍾石璞趙攬等上疏陳天文錯亂百姓彫弊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張羣使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大朝會列於殿庭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於山

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
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陵霄
觀望之笑曰吾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
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所舍輒列人爲長圍四
面各百里驅禽獸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跪立重行
圍守炬火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乘
輦臨觀獸盡而止或獸有迸逸當圍守者有爵則奪
馬步驅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士卒飢凍死者萬有
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孑遺虎復命秦公
韜繼出自幷州至於秦雍亦如之宣怒其與己鈞敵

愈嫉之宦者趙生得幸於宣無寵於韜微勸宣除之於是始有殺韜之謀矣

四年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造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杯牟成趙生曰凶豎傲愎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秋八月韜夜與僚屬宴於東明觀因宿於佛精舍宣使楊杯等緣獼猴梯

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賊在京師鑾輿不宜輕出虎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韜欲召之恐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后哀過危惙宣不謂見疑入朝中宮因留之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之虎使收楊杯牟成皆亡去獲趙生詰之具服虎悲怒彌甚囚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鎖之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佛圖澄

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爲韜殺宣是重禍也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虎不從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其下使韜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腸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少子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絕帶虎因此發病又廢

其后杜氏爲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以養豬牛東宮衞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虎曰宮中將有變宜備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　九月趙王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曰卿言正起吾意戎昭將軍張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今立之臣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虎之拔上邽也張豺獲前趙主曜幼女安定公主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生齊公世

豺以虎老病欲立世爲嗣冀劉氏爲太后己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出於倡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爲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爲太子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朕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爲太子以劉昭儀爲后

五年春正月趙王虎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寧諸子皆進爵爲王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至鄴求見虎虎病弋仲讓虎曰兒死愁邪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於爲逆旣爲逆而誅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夏四月乙卯趙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爲大將軍鎭關右燕王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鎭衞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於太子與張豺謀去之斌時在襄國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

素好獵嗜酒遂留獵且縱酒劉氏與豺因矯詔稱斌
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守
之乙丑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
之遵涕泣而去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對曰去已
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閤龍騰中郎二百餘人
列拜於前虎問何求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
衛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内邪召
以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
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張雄矯詔殺
斌戊辰劉氏復矯詔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如霍光故事侍中徐統歎曰亂將作矣吾無
爲預之仰藥而死己巳虎卒太子世即位尊劉氏爲
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以張豺爲丞相豺辭不受請
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
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
告之農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保上白劉氏使張舉
統宿衞諸軍圍之豺以張離爲鎭軍大將軍監中外
諸軍事以爲己副彭城王遵至河內聞喪姚弋仲蒲
洪劉寧及征虜將軍石閔武衞將軍王鸞等共說遵
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爲嗣正以末年

惛惑爲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姧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衞空虚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殿下者遵從之五月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國帥洛陽之衆往會之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軍於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豺將出拒之耆舊羯士皆曰彭城王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守城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帥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至此今嗣子沖幼託之將軍將軍若之何

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豺惶怖不知所出但云唯唯
乃下詔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己丑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
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擐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
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閤斬張豺於平樂市夷其
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
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於是遵卽位大赦罷上白
之圍辛卯封世爲譙王廢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李
農來歸罪使復其位尊母鄭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
爲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爲皇太子以義陽王鑒爲侍

中太傅沛王沖爲太保樂平王苞爲大司馬汝陰王
琨爲大將軍武興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
將軍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
暉華殿災及諸門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大
半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時沛王沖鎭薊聞遵殺世
自立謂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
莫大焉其敕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𨚗寧北將
軍沭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南下傳檄燕趙所在
雲集比至常山衆十餘萬軍於苑鄉遇遵赦書沖曰
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

其將陳暹曰彭城篡弑自尊爲罪大矣君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乃復進遵馳遣王擢以書諭沖沖弗聽遵使武興公閔及李農等帥精卒十萬討之戰於平棘沖兵大敗獲沖於元氏賜死阬其士卒三萬餘人　燕平狄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

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雋曰鄴中雖亂鄧恆據樂安兵彊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將若之何霸曰恆雖欲爲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雋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

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燿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為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集畢北天下易主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折衝將軍慕輿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

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雋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左長史陽騖爲輔義將軍謂之三輔慕容霸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　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太子旣而立太子衍閔恃功欲專朝政遵不聽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憚之旣爲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撫循殿中將士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遵弗之疑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

遵稍奪閔兵權閔益恨望準等咸勸誅之十一月遵召義陽王鑒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等入議於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然鄭氏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將軍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兵三千人執遵於南臺遵方與婦人彈碁問成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鑒能幾時遂殺之於琨華殿幷殺鄭太后張后太子衍孟準王鸞及上光祿張斐鑒卽位大赦以武興公

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郎闓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　趙主鑒使樂平王苞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閔李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懼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幷殺苞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鎮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連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閔農以汝陰王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帥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帥羯士三

千伏於胡天亦欲誅閔農鑒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
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
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帥衞士以討之
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上觀
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銖帥衆攻閔農不克屯於
鳳陽門閔農帥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殺
己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
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
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胡人或斬關或踰
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

數千守鑒於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塡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鬚濫死者半

六年春正月趙大將軍閔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讖
文有繼趙李更國號曰衛易姓李氏大赦改元青龍
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夫石岳
撫軍將軍石寧武衛將軍張季及公侯卿校龍騰等
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琨奔冀州撫軍將軍張沈
據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將軍段勤據黎陽寧南
將軍楊羣據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
據灄頭蒲洪據枋頭眾各數萬皆不附於閔勤末柸
之子龕蘭之子也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
書誅朗部胡千餘人朗奔襄國秋帥眾歸鄴蒲洪使

其子龍驤將軍雄迎擊獲之以爲軍師將軍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帥衆七萬伐鄴大將軍閔帥騎千與戰於城北閔操兩刃矛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敗而去閔與李農帥騎三萬討張賀度於石瀆閏月衛主鑒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幷殺趙主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姚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灄頭弋仲帥衆討閔軍於混橋司徒申鍾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李農農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

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一四海乎閎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興國號大魏　二月燕王雋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于自西道出蠮螉塞雋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以慕容恪鮮于亮爲前驅命慕輿泥槎山通道留世子曄守龍城以內史劉斌爲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眞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恆惶怖焚倉庫棄樂安遁去與幽州刺史王午

共保薊徒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樂安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樂安北平兵糧與雋會臨渠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與恆走保魯口乙巳雋拔薊執王佗斬之雋欲悉阬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曰趙爲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阬其士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也乃釋之雋入都於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產欲爲石氏拒燕眾莫爲用乃帥八城令長出降雋復以產爲太守產子績爲幽州別駕棄其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恆

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
保徒爲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
亂而績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
乃欲以猜嫌害之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爲賊
了無意識衆情一散不可復集此爲坐自屠潰也恆
乃止午猶慮諸將不與己同心或至非意乃遣績歸
績始辭午往見燕王儁儁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父
邀名今日乃始來耶對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
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
之晚也儁悅善待之儁以弟宣爲代郡城郎孫泳爲

廣甯太守悉置幽州郡縣守宰甲子雋使中部俟釐慕輿句督薊中畱事自將擊鄧恆於魯口軍至淸梁恆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雋謂慕輿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臥臣等自爲王破之雋不能自安內史李洪從雋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衆軍追擊

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略盡儁引兵還薊　魏主閔復姓冉氏初閔父瞻內黃人本姓冉趙主勒破陳午獲之命虎養以爲子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於諸孫尊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胤明裕皆爲王以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其子皆封縣公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　趙新興王祗即皇帝位於襄國改元永寧以汝陰王琨爲相國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祗以姚弋仲爲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　夏四月趙主祗遣汝陰王琨將兵十萬伐魏

魏主閔殺李農及其三子幷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閔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六月趙汝陰王琨進據邯鄲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魏衛將軍王泰擊琨大破之死者萬餘人劉國還繁陽　冬十一月魏主閔帥步騎十萬攻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諫曰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全性命耳萬一爲變悔之何及請誅屛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大怒誅

護及其子伯陽
七年春二月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急
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
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
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誡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
石氏我受人厚遇當爲復讎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
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使
告於燕燕王儁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往會之
冉閔聞儁欲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甯常煒使
於燕儁使封裕詰之曰冉閔石氏養息負恩作逆何

敢輒稱大號煒曰湯放桀武王伐紂以興商周之業曹孟德養於宦官莫知所出卒立魏氏之基苟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裕曰人言冉閔初立鑄金爲己像以卜成敗而像不成信乎煒曰不聞裕曰南來者皆云如是何故隱之煒曰奸僞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託蓍龜以自重魏主握符璽據中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眞爲僞取決於金像乎裕曰傳國璽果安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孑遺時有迸漏者皆潛伏溝瀆中耳彼安知璽之所在乎彼求救者爲妄

誕之辭無所不可況一璽乎雋猶以張舉之言爲信乃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熟思無爲徒取灰滅煒正色曰石氏貪暴親帥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而返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乃欲相滅也魏王誅翦石氏雖不爲燕臣子之心聞仇讎之滅義當如何而更爲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骨肉下於土精魂升於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請殺之雋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預焉使出就館夜使其鄉人趙瞻往勞之且曰君

何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表奈何煒曰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沈東海不敢避也遂卧向壁不復與瞻言瞻具以白儁儁乃囚煒於龍城 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冉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將軍孫威拒琨於黃丘皆敗還士卒略盡閔欲自出擊之衞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鋭徐觀其舋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陳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法饒進曰陛下圍襄

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乃悉衆出與襄琨戰悅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襄琨綰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于胤及左僕射劉琦以降趙趙王祗殺之胡睦及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并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已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

訛言乃息閔怒支解法饒父子贈韋謏大司徒姚襄還灄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初閔之爲趙相也悉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趙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饑疫人相食無復耕者趙王祗使其將劉顯帥衆七萬攻鄴軍於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魏主閔恐召王泰欲與之謀泰恚前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泰固稱疾篤閔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羣

胡卻斬王泰乃悉衆出戰大破顯軍追奔至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以自效閔乃引歸會有告王泰欲反入秦者閔殺之夷其三族　夏四月渤海人逄約因趙亂擁衆數千家附於魏魏以約為渤海太守故太守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奕之從弟也別聚衆自守閔以準為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燕王儁使封奕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放開瞻之子也奕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絕日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各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奕

卽出見奕於門外各屛騎卒單馬交語奕與論敘平
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重誠欲君享
祚無窮今既獲展奉不可不盡所懷冉閔乘石氏之
亂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其彊矣而禍亂方始固知
天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奕世載德奉義討賊所征無
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
毒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
見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雋君能翻然改圖則功
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爲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
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奕給使張安有勇力奕豫

戒之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鞚因挾之而馳至營
奕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爲決之非欲取君
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
雋以放爲渤海太守準爲右司馬約參軍事以約誘
於人而遇獲更其名曰釣　劉顯弑趙王祗及其丞
相樂安王炳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於鄴驃騎將
軍石寧奔柏人魏王閔焚祗首於通衢拜顯上大將
軍大單于冀州牧　秋七月劉顯復引兵攻鄴魏王
閔擊敗之顯還稱帝於襄國　八月燕王雋遣慕容
恪攻中山慕容評攻王午於魯口魏中山太守上谷

侯龕閉城拒守恪南徇常山軍於九門魏趙郡太守遼西李邽舉郡降恪厚撫之將邽還圍中山侯龕乃降恪入中山遷其將帥士豪數十家詣薊餘皆安堵軍令嚴明秋毫不犯慕容評至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拒戰評擊斬之悅綰還自襄國雋乃知張舉之妄而殺之常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雋釋煒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煒上疏謝恩雋手令答曰卿本不爲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之意邪天且念卿況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爲中山太守興善於綏撫中

山遂安　冬十一月逄釣亡歸渤海招集舊眾以叛燕樂陵太守賈堅使人告諭鄉人示以成敗釣部眾稍散遂來奔

八年春正月劉顯攻常山魏主閔留大將軍蔣幹使輔太子智守鄴自將八千騎救之顯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魏閔擊顯敗之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納閔閔殺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於鄴趙汝陰王琨以其妻妾來奔斬於建康市石氏遂絕　魏主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

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魏慕容霸等擊勤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閏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鋒銳且彼衆我寡請且避之俟其驕惰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衆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茂特進郎闓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還矣吾等何爲坐待戮辱皆自殺閔軍於安喜慕容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追之丙子及於魏昌之廉臺閔與燕兵十戰燕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慕容恪巡陳謂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

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皆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急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

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燕兵所執燕人殺魏僕射劉羣執董閏張温及閔皆送於薊閔子操奔魯口高開被創而卒慕容恪進屯常山雋命恪鎭中山己卯冉閔至薊雋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稱帝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猶稱帝況我中土英雄何爲不得稱帝邪雋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慕容霸軍至繹幕段勤與弟思聰舉城降甲申雋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龕帥精騎萬人攻鄴癸巳至鄴魏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劉寧及

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五月鄴中大饑人相食故趙時宮人被食略盡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且求救於謝尚庾寅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容軍殿中將軍慕輿根右司馬皇甫眞等帥步騎二萬助慕容評攻鄴　辛卯燕人斬冉閔於龍城會大旱蝗燕王儁謂閔爲崇遣使祀之諡曰悼武天王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尚不能救沈吟未決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紿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

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在
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爲然出
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於枋
頭甲子蔣幹帥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評大破
之斬首四千級幹脫走入城 秋七月壬午聞魏敗
時鄧恆已死午自稱安國王八月戊辰燕王儁使慕
容恪封奕陽騖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操詣燕軍燕
人掠其禾稼而還 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
城納燕兵戴施蔣幹懸縋而下奔於倉垣慕容評送
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枚等及乘輿服

御於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皆自
殺燕王雋詐云董氏得傳國璽獻之賜號奉璽君賜
冉智爵海賓侯以申鍾爲大將軍右長史命慕容評
鎭鄴　謝尚自枋頭迎傳國璽至建康百僚畢賀
冬十月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燕王雋
以王擢爲益州刺史夔逸爲秦州刺史張平爲并州
刺史李歷爲兗州刺史高昌爲安西將軍劉寧爲車
騎將軍　慕容恪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丙
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
林閏月戊子燕王雋遣廣威將軍慕輿根助恪攻林

斬之王午爲其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燕羣僚共上尊號於燕王儁儁許之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國相封奕爲太尉左長史陽鶩爲尚書令右司馬皇甫眞爲尚書左僕射尚書令張悕爲右僕射其餘文武拜授有差戊辰儁卽皇帝位大赦自謂獲傳國璽改元元璽追尊武宣王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爲太祖文明皇帝時晉使適至燕儁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改司州爲中州建留臺於龍都以玄菟太守乙逸爲尚書專委留務

張溥曰晉成帝咸和五年秋九月石勒稱帝八年秋七月病死九月石虎殺太后劉氏石堪石生石朗皆死九年十一月虎弒主弘及程太后殺石宏石恢穆帝永和五年春正月虎稱帝夏四月死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太后劉氏而自立冬十一月石鑒弒遵自立十二月石閔幽鑒殺胡羯二十萬人六年春閏正月閔殺鑒改國號魏八年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破魏執閔殺之自勒刱國至是歳僅三十有三年去劉氏二十六年而國滅無幾耳石虎勒之從子祖曰

胷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虎故或稱勒弟
虎性殘忍勒將誅之母王勸止卒從簒逆殺勒
諸子天生虎助勒成霸又使虎斬勒後人石勒
之有虎猶劉聰劉淵之有曜虎功同曜惡則過
之是以曜取國於靳準有中興名虎則直攫勒
子而有之罪不勝誅矣虎少惑優童鄭櫻桃連
殺二妻酷虐性成寧肯馴擾人下勒肉未寒妻
子屠裂直以殺妻故智施於勒種子宣及邃彼
所愛溺邃謀弑父虎夜殺之并其妻男女二十
六人宣使楊杯等殺弟韜虎戮之備極刑父子

天性也噬肉咀血顏色不慚何怪他人殺其子乎虎嬖劉曜幼女生子世張豺謀執政說虎立之又矯詔殺斌遵懼而稱師世等俱死旣即位召鑒等議殺石閔鑒反告閔閔遂刧李農等作亂殺遵及母妻子鑒爲閔所立亦懼閔欲圖之閔乃殺鑒盡滅石氏夫勒臣劉氏忍殺曜熙及其族三十餘人虎又納曜女生子石氏之禍繇此起報施當矣然即使邃宣並存世不立遵鑒不亂石氏亦必亡何則邃宣之惡等於虎也家有惡子害先同室未成君則弒父殺弟旣成君

必破家覆國二人先虎而死非二人之不幸劉氏與世之不幸也凶子死幼子立適弱肉而强食耳冉閔父瞻魏郡內黄人勒破陳午獲瞻年十二命虎子之閔幼而果鋭虎撫之如孫後顯名昌黎立功梁犢胡夏宿將莫不敬憚及助遵討豺遵立欲誅閔鄭太后止之閔竟亡趙其亦勒母王氏之縱虎乎燕雋乘亂興師閔憤戰馬斃被執身斬龍城石祗石琨又先亡冉氏遂絶大逆速隕何可長也然閔家世中國誅胡雪恥志不忘晉臨江而呼莫有應者竟死於燕使晉

有人招而用之安知其不爲段匹磾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九

宋　建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江左經略中原

晉成帝咸康五年春三月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表桓宣爲都督沔北前鋒諸軍事司州刺史鎭襄陽又表其弟臨川太守懌爲監梁雍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鎭魏興西陽太守翼爲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鎭江陵皆假節又請解豫州以授征虜將軍毛寶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與西陽太

守樊峻帥精兵萬人戍邾城以建威將軍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入沔中稱將二百人下見亮亮素惡稱輕狡數稱前後罪惡收而斬之後以魏興險遠命庾懌徙屯半洲更以武昌太守陳囂爲梁州刺史趣漢中遣參軍李松攻漢巴郡江陽夏四月執漢荆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送建康漢主壽以李奕爲鎮東將軍代閎守巴郡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彊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以爲時有否泰道

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
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彊弱
胡之彊弱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
百戰百勝遂定中原所據之地同於魏世勒死之後
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翦削外寇一舉而拔金
墉再戰而擒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如振槁四
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爲能乎將不能也論
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爲夫百戰百勝
之彊而以不拔一城爲劣譬諸射者百發百中而一
失可以謂之拙乎且石遇偏師也桓平北邊將也所

爭者疆場之士利則進否則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鎭名賢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帥一國之眾來決勝負豈得以襄陽爲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眾不能拔征西之守殆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鎭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

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佃於城北界胡來攻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胡惟據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土與胡水陸異埶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

廟勝之算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秋八月南昌文成公郗鑒疾篤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以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辛酉鑒薨卽以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趙詔遣光攻壽陽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

城壁相望一城見攻衆城必救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若進攻未拔胡騎猝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以國之爪士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也乃止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出兵戍之侃每不答而

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以夔安爲大都督帥石鑒石閔李農張貉李菟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荆揚北鄙二萬騎攻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陷沔

南朱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張駑陷郗
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䕫安
進據胡亭寇江夏義陽將軍黃沖義陽太守鄭進皆
降於趙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
五千餘級安乃退遂掠漢東擁七千餘戸遷於幽冀
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鎮石城聞郗城陷乃止上表
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以輔國將軍
庾懌爲豫州刺史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諸軍
事假節鎭蕪湖
六年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護軍將

軍錄尚書何充爲中書令庾戍以南郡太守庾翼爲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代亮鎭武昌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爲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閒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八年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鎭樂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鎭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

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
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埶使闚𨵦之心不知所向昔秦
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
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
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
爲然翼乃止　秋七月己未以何充爲驃騎將軍都
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鎭京口避
諸庾也
康帝建元元年庾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琅
邪內史桓溫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槩翼

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沙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尚鯤之子也翼請浩爲司馬詔除侍中安西軍司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

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殷羨爲長沙相
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
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較江東之政以嫗
煦豪彊常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
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殺倉督監以
塞責山遐爲餘姚長爲官出豪彊所藏二千戸而衆
共驅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事去
實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足於風塵
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餘郡唯長沙
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遐簡之子也

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遣使東約燕王皝西約張駿
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唯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温
譙王無忌皆贊成之無忌承之子也秋七月趙汝南
太守戴開帥數千人詣翼降丁巳下詔議經略中原
翼欲悉所部之衆北伐表桓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
荆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前趣丹水桓温爲前
鋒小督假節帥衆入臨淮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
驢馬百姓嗟怨八月庚翼欲移鎭襄陽恐朝廷不許
乃奏云移鎭安陸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翼遂違
詔北行至夏口復上表請鎭襄陽翼時有衆四萬詔

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先是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庾冰屢求出外辛巳以冰都督荆江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繼援徵徐州刺史何充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瑯邪諸軍事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瑯邪内史桓温爲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徵江州刺史褚裒爲衞將軍領中書令

二年夏四月征西將軍庾翼使梁州刺史桓宣擊趙將李羆於丹水爲羆所敗翼貶宣爲建威將軍宣慙憤成疾秋八月庚辰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

代領宣衆又以司馬應誕爲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梁州刺史戍西城　中書令褚裒固辭樞要閏月丁巳以裒爲左將軍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兗州刺史鎭金城　九月帝崩穆帝卽位以裒爲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改授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二郡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鎭京口　冬十月江州刺史庾冰有疾太后徵冰輔政冰辭十一月庚辰卒庾翼以家國情事留子方之爲建武將軍戍襄陽方之年少以參軍毛穆之爲建武司馬以輔

之穆之寳之子也翼還鎭夏口詔翼復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復欲移鎭樂鄉詔不許翼仍繕修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

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詔徵衛將軍褚裒欲以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長史王胡之說裒曰會稽王令德雅望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歸藩壬戌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　都亭肅侯庾翼疽發於背表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荆州刺史委以後任司馬義陽朱燾爲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秋七月庚午卒　庾翼

旣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戸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鄰勁蜀地埶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以制之諸君勿憂丹陽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鎭上流以己爲軍司昱不聽又請自

行亦不聽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持節
都督荆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
州刺史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惔監沔中諸軍事領
義成太守代庚方之徙方之爰之於豫章桓溫嘗乘
雪欲獵先過劉惔惔見其裝束甚嚴謂之曰老賊欲
持此何爲溫笑曰我不爲此卿安得坐談乎
二年春二月褚裒薦前光祿大夫顧和前司徒左長
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爲尚書令浩爲建武將軍揚
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
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亚足以虧

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卽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四年夏四月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桓温由是與温寖相疑貳浩以征北長史荀羡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羡爲吳國內史羲之爲護軍將軍以爲羽翼羡蕤之弟羲之導之從子也羲之以爲內

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及羨不宜與温構隙浩不從

五年夏六月桓温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卽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麋嶷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秋七月加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兖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帥眾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

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旣而材略疎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鋭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陳逵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

裒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鎭京口解征討都督

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

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　冬十一月

都鄕元穆侯褚裒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

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裒慙憤發疾十二月己酉

卒以吳國內史荀羨爲使持節監徐兗二州揚州之

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

如羨之少者

六年春正月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己丑以揚

州刺史殷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

州諸軍事以蒲洪爲氐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蒲健爲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

七年　初桓温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温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辛未温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於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温又欲以騶虞幡駐温軍吏部尚書王彪之

言於會稽王昱曰此屬皆自爲計非能保社稷爲殿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怱怱先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彪之彬之子也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

矣乃於坐爲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比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𠴲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

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
不盡哉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囘軍還鎭
八年春正月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
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鎭之愚謂宜明受任之
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
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閒然後
可以保大定功也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
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嚴愉之從子也浩上
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
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謝尚不能撫慰張遇遇怒據

許昌叛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三月命荀羨鎮淮陰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兖州刺史鎮下邳　姚弋仲卒子襄帥衆歸晉襄單騎渡淮見謝尚於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衞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夏四月秦以張遇爲征東大將軍豫州牧

六月謝尚姚襄共攻張遇於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衞大將軍平昌王菁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丁亥戰於潁水之誡橋尚等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尚奔還淮南襄棄輜重送尚於芍陂尚悉以後事

付襄殷浩聞尚敗退屯壽春　秋七月秦丞相雄徙
張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戸於關中以右衞將
軍楊羣爲豫州刺史鎭許昌謝尚降號建威將軍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旣
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
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
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
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
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
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鎭自長江以外

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牋曰爲人臣者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況遇難得之運哉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

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爲不可勝之基須
根立埶舉謀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遊將不止林
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
以亡爲存轉禍爲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
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遯戍倉垣浩以軍興
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　冬十月謝尚遣冠
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秦豫州刺史楊羣退屯弘
農徵尚爲給事中戍石頭
九年秋七月張遇叛秦伏誅　九月姚襄屯歷陽以

燕秦方强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在壽春惡其彊盛因襄諸弟累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卒弟憬代領部曲浩潛遣憬帥眾五千襲之襄斬憬幷其眾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魏憬子弟數往來壽春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於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爲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而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與平北有隙愚謂

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宄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　初浩陰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王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黄眉自洛陽西奔以爲安等事已成冬十月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

昱牋以爲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不從浩以姚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會稽王昱謂王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　冬十一月殷浩使部將劉啓王彬之攻姚益於山桑姚襄自淮南擊之啓彬之皆敗死襄進據芍陂十二月姚襄濟淮屯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幷自陳謝詔以謝尚都督江西淮南諸軍

事豫州刺史鎮歷陽

十年春正月故魏降將周成反自宛襲洛陽　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自此内外大權一歸於温矣二月乙丑桓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　三月姚襄遣使降燕　桓温别將攻上洛獲秦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司馬勳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温秦主健遣太子

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衆五萬軍於嶢柳以拒温　夏四月己亥温與秦兵戰於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衆温督衆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桓沖又敗秦丞相雄於白鹿原沖温之弟也温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灞上秦太子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温三輔郡縣皆來降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五月北海王猛少好學

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於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爲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爲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

辭不就呼延毒帥衆一萬從温還秦太子萇等隨温擊之比至潼關温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温之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温徑進逼長安温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温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温之持重温殺之 秋九月桓温還自伐秦帝遣侍中黄門勞温於襄陽

十一年夏四月姚襄所部多勸襄北還襄從之五月襄攻冠軍將軍高季於外黄會季卒襄進據許昌冬十月以豫州刺史謝尚督并冀幽三州鎮壽春

十二年春二月桓温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

上不許拜温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討姚襄　夏四月姚襄自許昌攻周成於洛陽　秋七月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彊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它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從桓温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僚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陳郡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

羸犉魏武入荆州殺以享軍八月己亥温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匿精鋭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温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卻當拜伏路左温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預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何煩使人襄據水而戰温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於洛陽北山其夜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温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許洛士女爲温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襄西走温追之不及弘農

楊亮自襄所來奔温問襄之爲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眾出降温屯故太極殿前旣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表鎭西將軍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鎭洛陽以尚未至留潁川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衞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閒執周成以歸姚襄奔平陽秦幷州刺史尹赤復以眾降襄襄遂據襄陵秦大將軍張平擊之襄爲平所敗乃與平約爲兄弟各罷兵　冬十一月詔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等持節如洛陽修五

陵十二月庚戌帝及羣臣皆服緦臨於太極殿三日
司州都督謝尚以疾不行以丹陽尹王胡之代之
未行而卒胡之廙之子也
張溥曰晉之圖復中原也庾亮謀而未行庾翼
庾冰褚裒殷浩行而無功桓溫有功矣而復不
終豈函夏竟不可復哉夫庾亮表請伐趙在成
帝咸康五年之春時石虎無道內有子禍起而
圖之雖功非旦夕勵兵伺隙事有可爲邾城一
挫亮謀遂懈燕王皝遣劉翔獻捷京師請剋期
大舉共平中原晉人不應明年春而亮亡矣成

帝咸康八年崩康帝卽位建元元年秋卽詔議
經略中原任之者亮弟翼也庾冰桓温譙王無
忌皆與同志二年帝崩穆帝卽位冰翼尋卒桓
温滅蜀成大功石虎死石遵弒太子世作亂褚
裒表請伐之亦百世一時也魯郡民五百餘家
起兵附晉河北遺民二十餘萬渡河來歸石苞
謀攻鄴雍州豪傑遣使告晉司馬勳率眾破之
三輔多殺守令以應遂拔宛城大埶漸舉竟以
無援隕眾輕還喪功裒乃慙卒顧其時趙則石
鑒弒遵石閔弒鑒矣夫中原之謀亮圖於咸康

翼冰圖於建元裒圖於永和皆踰年病亡歷主有三功無一濟敵國可乘老成先謝意者天心雖欲亡趙亦不樂於興晉也永和六年朝廷復謀進取獨仗殷浩不任桓温遂開疑貳姚襄歸命浩不能用反追襲之浩固書生內樹温敵外來襄寇能無敗乎永和十年帥師伐秦捷於藍田三輔皆降温奏廢浩十二年督軍討襄敗之伊水遂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其功甚盛然自此温不可制晉室漸亡矣夫亮等有復中原之心而無其才温有復中原之才而無其心

才短者至死不能立功才大者功高不爲主用是以石氏亂亡無裨王室之弱强臣北伐更益蕭牆之憂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桓温伐燕

晉穆帝升平二年　趙之亡也其將高昌遣使降燕已而降晉又降秦各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燕主儁使司空陽騖討昌於東燕

三年夏六月高昌不能拒燕秋七月自白馬奔滎陽

五年春二月高昌卒燕河內太守呂護并其衆遣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鄴三月燕太

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眞將兵萬八共討之
燕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顏請急攻之
以省大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
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拔自取困辱護內無蓄
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
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
爲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　夏
四月桓温以其弟黃門郞豁都督沔中七郡諸軍事
兼新野義城二郡太守將兵取許昌破燕將慕容塵
燕人圍野王數月呂護遣其將張興出戰傅顏擊斬

之城中日蹙皇甫眞戒部將曰護勢窮犇突必擇虛
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爲之備
乃多課櫓楯親察行夜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鋭趣眞
所部突圍不得出太宰恪引兵擊之護衆死傷殆盡
棄妻子奔滎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徙士人將帥
於鄴自餘各隨所樂以護參軍廣平梁琛爲中書著
作郎冬十月呂護復叛奔燕燕人赦之以爲廣州
刺史
哀帝隆和元年春正月燕豫州刺史孫興請攻洛陽
曰晉將陳祐弊卒千餘介守孤城不足取也燕人從

其言遣寧南將軍呂護屯河陰　二月辛未以吳國內史庾希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龍驤將軍袁眞爲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並假節希冰之子也　燕呂護攻洛陽三月乙酉河南太守戴施奔宛陳祐告急五月丁巳桓溫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遐嶽之子也溫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

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踧於窮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師無從而

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愚計以為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綽楚之孫也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溫曰在昔喪亂忽涉

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廓淸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乃止朝廷以交廣遼遠改授溫都督并司冀三州溫表辭不受　秋七月呂護退守小平津中流矢而卒燕將段崇收軍北渡屯於野王鄧遐退屯新城八月西中郎將袁眞進屯汝南運粟五萬斛以饋洛陽　冬

十二月庚希自下邳退屯山陽袁眞自汝南退屯壽陽

興寧元年夏四月燕寧東將軍慕容忠攻滎陽太守劉遠遠奔魯陽　五月以西中郎將袁眞都督司冀幷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

癸卯燕人拔密城劉遠奔江陵　冬十月燕鎮南將軍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於長平汝南太守朱斌乘虛襲許昌克之

二年春二月燕太傅評龍驤將軍李洪略地河南

夏四月甲辰燕李洪攻許昌汝南敗晉兵於懸瓠潁

川太守李福戰死汝南太守朱斌奔壽春陳郡太守朱輔退保彭城大司馬溫遣西中郎將袁眞等禦之溫帥舟師屯合肥燕人遂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於幽冀二州遣鎭南將軍慕容塵屯許昌　秋八月燕太宰恪將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使司馬悅希軍於盟津豫州刺史孫興軍於成皐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爲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

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以
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
少擊燕衆摧破之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
乃以救許昌爲名九月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帥
衆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祐聞許昌已
沒遂奔新城燕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取之
三年春正月大司馬溫移鎮姑孰二月乙未以其弟
右將軍豁監荊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
領荊州刺史加江州刺史桓沖監江州及荊豫八郡
諸軍事並假節司徒昱聞陳祐棄洛陽會大司馬溫

於洌洲共議征討丙申帝崩於西堂尊遂寢　燕太
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
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勿更畏懦而怠惰遂
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
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
爲人用今赦之必爲後患遂殺之恪略地至崤澠關
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燕人以左中郎
將慕容筑爲洛州刺史鎮金墉吳王垂爲都督荊揚
洛徐兗豫雍益涼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
牧配兵一萬鎮魯陽

海西公太和元年冬十月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寇兗州拔魯高平數郡置守宰而還十二月南陽督護趙億據宛城降燕太守桓澹走保新野燕人遣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

二年夏四月燕慕容塵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荆州刺史桓豁竟陵太守羅崇攻宛拔之趙億走趙盤退歸魯陽豁追擊盤於雉城擒之留兵戍宛而還

秋九月以會稽內史郗愔爲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

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溫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郗愔江

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眞等伐燕初愔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遺溫牋欲共奬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爲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愔牋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疾乞閒地自養勸溫并領己所統溫得牋大喜卽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內史溫自領徐兗二州刺史　夏四月庚戌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大司馬溫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辛丑溫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於

清水虎生寶之子也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

水更澀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温又不從温遣建威將軍檀玄攻湖陸拔之獲燕寧東將軍慕容忠燕主暐以下邳王厲爲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逆戰於黃墟厲兵大敗單馬犇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顏於林渚暐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温臧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温屯武陽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温温至枋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犇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以垂代樂安王臧爲

使持節南討大都督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衆五萬以拒温垂表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從軍胤鍾之子孚放之子也暐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請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於東堂皆曰昔桓温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彊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温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幷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

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潁川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於燕以王猛爲尚書令太子太傅封孚問於申胤曰溫衆彊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爲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廪愆懸情見勢屈

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溫以燕降人段思爲鄉導悉羅騰與溫戰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徇趙魏騰又與虎賁中郎將染干津共擊斬之溫軍奪氣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眞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眞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一萬蘭臺治書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李邽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當佩之子也德使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

追之宙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

温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温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孫元遂據武陽以拒燕燕左衛將軍孟高討擒之　冬十月己巳大司馬温收散卒屯於山陽温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眞奏免眞爲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眞以温誣己不服表温罪狀朝廷不報眞遂據壽春叛降燕且請救亦遣使如秦温以毛虎生領淮南太守守歷陽　燕主暐遣大鴻臚温統拜袁眞使持節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宣城公統未踰淮而卒　冬十一月辛丑丞相昱與大司馬温會涂中以謀後舉以温世子

熙爲豫州刺史假節　十二月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旣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祕書監太原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五年春二月癸酉袁眞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眞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保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爨亮如鄴請命燕人以瑾爲揚州刺史輔爲荊州刺史　夏四月燕秦皆遣兵助袁瑾大司馬溫遣督護竺瑤等禦之燕兵先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南頓太守桓石虔克其南城石虔溫之弟子也　秋七月大司馬溫自廣陵帥眾二萬討袁瑾以襄城太守劉波爲淮南內史將五千人鎭石頭波隗之孫也癸丑溫敗瑾於壽春遂圍之燕左衞將軍孟高將騎兵救瑾至淮北未渡會秦伐燕燕召高還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袁瑾朱輔求救於秦秦王堅以瑾爲揚州刺史輔爲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前將軍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大司馬温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等擊鑒蚝於石橋大破之秦兵退屯愼城伊宣之子也丁亥温拔壽春擒瑾及輔并其宗族送建康斬之

張溥曰晉穆帝升平二年冬燕陷河南荀羨伐之不克以郗曇督徐兖軍事三年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郗曇復伐之曇病引還萬衆潰免爲庶人哀帝隆和元年燕呂護攻洛陽桓

溫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興寧二年夏燕
陷許昌汝南陳郡秋陷河南諸城三年陷洛陽
沈勁死之帝奕太和元年寇兖州陷魯高平數
郡四年夏溫帥師伐燕秦人救之秋九月溫及
燕人戰於枋頭不利而還袁眞以壽春叛降燕
晉自升平以來燕屢入犯晉輒敗北十數年間
喪師失地爲國大辱謝萬矜豪傲物羨曇才非
折衝其奔潰固宜獨桓溫雄豪逸氣文武奇才
戡定岷峨威懷三輔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
乃猶路阻石門兵摧襄邑豈燕實彊不可與敵

抑溫謀有所未盡也方溫師發姑孰將自兗州伐燕郗超憂其道遠河淺漕運難通至金鄉果因溫使毛虎生鑿鉅野引汶水會於清引舟自清入河涉危道超復非之進溫二策上則舉眾趨鄴次則頓兵河濟溫俱不聽師老糧竭燕秦兵合焚舟卻走敗於東澗劉惔嘗稱溫為孫仲謀晉宣王流亞與尸若此英雄笑人矣溫滅蜀以後心輕朝廷奏廢殷浩大權在握伊水戰捷其氣益驕慕劉琨而不得歎王敦為可人總師征伐志不在敵愎諫自用則曰予雄是故枋頭

之役桓溫兵五萬而敗肥水之戰謝玄兵五千而勝雖兵家勝負不常亦可爲臣心順逆之明驗也溫恥覆敗歸罪袁眞眞怨溫誣己據壽陽自固潛通燕秦夫陶侃敗於杜曾王敦引咎毛寶沒於邾城庾亮求貶溫不知責己驅人以叛其於眞也猶殷浩之激姚襄謝尚之激張遇耳溫屯山陽帝奕不敢問罪反犒以牛酒使會稽王昱會於涂中溫竟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鎭之國君將亡先亡賞罰宜又明年冬溫入朝而帝廢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



